

宁蕊 著

明天会如何？我不知道。我在意的，是在这样一个湛蓝的天空下，我们曾一起看过海……

DENG DAO TIAN LAN ZAI KAN HAI

等到天蓝 再看海

囊括全球最大的
女性文学网站半年榜、
强推榜、编推榜榜单

出版呼声最高，
结局最值得期待的
现代言情经典！

记他十年爱恨，欠他六年等待，
纵然陌路坎坷，天涯相隔，我仍漂洋过海，
不负你一眼情深。



DENG DAO TIAN LAN ZAI KAN HAI

等到天蓝 再看海

宁蕊 著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到天蓝再看海 / 宁蕊著. — 南昌 :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391-6573-8

I. ①等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5221号

等到天蓝再看海 / 宁蕊 著

责任编辑 贾琼 陈沁

特约编辑 伍利

美术编辑 陈菁

装帧设计 尚洁

封面绘图 单单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 ~ 60000册

开 本 168mm × 235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573-8

定 价 2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33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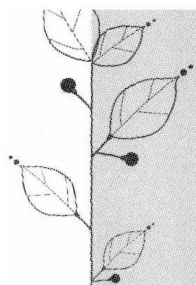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让我得到机会，
可以面对神祇，选择何时见你，
我愿意在任何一个时刻，清晨，或者，黄昏。

如果让我得到机会，
可以面对神祇，选择何处见你，
我愿意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天堂，或者，地狱。

如果让我得到机会，
可以面对神祇，选择如何见你，
我愿意以任何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，狼狈，或者，美丽。

其实，我真的别无所求，
只求终于能够在某个时间，某个地点，以某种方式，
与你相遇！

——【题记】



· 目 录 ·

引子/001

【校园篇】

语已尽，情未了，
别泪临别晓

第1章/005

第2章/017

第3章/033

第4章/0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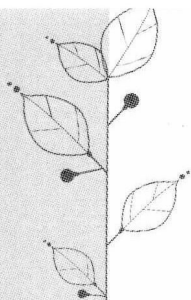
第5章/057

第6章/069

第7章/083

第8章/099





· 目 录 ·

【社会篇】

念亦琛，思不老，
明月犹相照

第1章/115

第2章/131

第3章/143

第4章/157

第5章/171

第6章/181

第7章/191

第8章/205

第9章/217

第10章/231

第11章/251



引子

当田美美同学问到那个巨深坑的问题时，我正带她行走在沙滩上。

远望过去，但见风过处，无垠的水面上卷起一簇一簇白色的浪花，伴着阵阵涛声，不需要多想，自然便能感觉到某种荡漾在天地间，生生不息的和谐韵律，实在令人心旷神怡。然而本质上，这其实是一片原生态的沙滩，滩上布满了各种粗糙的小石子，所以若你真脱下鞋子，走在上面时，脚底下感受到的，又并不只是纯粹的浪漫与美好。

然而田美美同学看到的東西有些不同。

她被小石子硌到了脚，于是俯身，轻轻捡起小石子，捧在手心里，万分怜惜地说：“对不起！踩疼你了吗？”抬头望了一眼，见到海滩上，一个连着一个的小石子凸起，竟然就此被难住了，站在沙子中间，无法起步。

她的病还没有完全治好，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，在我遇到她之前，她被许多人当做怪物一般存在。然而我知道，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扉，愿意伸手拥抱她，那么早晚就能够看到她的内心深处，像玻璃一样纯净透明，像雨后的空气一般清新美好。

我回头看她一眼，走过去，微笑着说：“石头是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，所以不怕疼，不用担心！”

她想了想，抬头问我：“有感情好还是没有感情好？”

我犯了难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忽又看到她扑闪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鲁西姐姐！你在等一个人对不对？”

其实只是无意之间曾经对她提到过一句，不想她竟然记住了！

我点头，微笑：“每个人的生命中，总有那么些人，那么些东西，是值得等待的。”

“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真的不知道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并没有告诉我一个确切的期限，我也没有问。所以，这个等待结束的日子，可能是一分钟后，可能是明天，也可能是……永远！

我猜田美美一定听不懂这句话，然而她已经拍手欢跳了起来：“鲁西姐姐可以永远等待，是因为心里有爱对不对？”她大步地踏过石子，欢笑着说，“有感情是好的哟！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……”跑到海边上，大捧大捧地溅起浪花。

她那样纯粹而毫不掩饰的喜悦瞬间感染了我，让我也发自内心地高兴起来，忍不住跟过去，随着她的样子，大捧大捧地溅起浪花。

看到田美美，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，继而，不由自主地，再想起另外一个人。

我的确在等待着一个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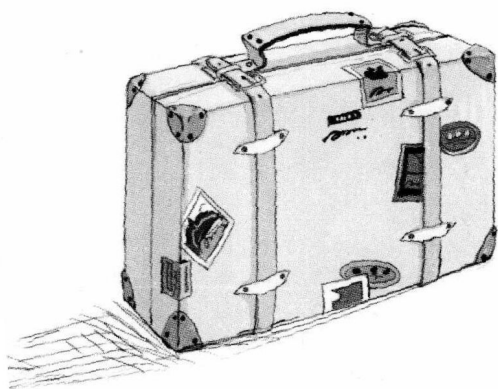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等待着那样一个天蓝的日子，同他携手，像这样，看海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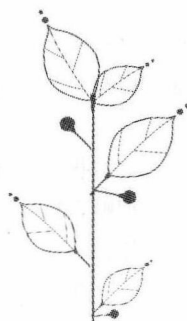
【校园篇】

话已多，

情未了，

别泪临清晓





第1章

那一天，明兰回来，对我说：“鲁西，我死了！”

我瞪她一眼，说：“很好！把你那个新款的MP4留给我。”说着话，眼睛已经非常不厚道地扫上了她的新款MP4。

她扑上来抽打我，抽了两下，见我毫无反应，便坐到我的对面，手托香腮，悠悠地说：“鲁西！今天下午，我看见了一个非常非常帅的男人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我十分不待见她那副花痴的模样。

“我要追他！”她每个字都说得清晰准确，让我立即像是被蜜蜂屁股上的刺扎到般，猛地跳起来，说：“丫的，你要敢抛弃了大歪，看我不劈了你。”

明兰便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乖巧地说：“我只是遐想，真的，只是不小心遐想了一小下而已。”说完，她迅速跳上对面床的上铺，捧起电话，亲亲热热地跟她家大歪打电话。

我刚听见她嘴里飘出甜腻的一个“伟”字，立即毫不犹豫地塞上了耳塞。

我是故意把那位同学称为“大歪”的。其实，他的大名叫姜俊伟，从五官到身板到气质再到……都很端正，非常非常端正，端正到让人一看到就忍不住眼花缭乱，浮想联翩。

熟悉的人都叫他大伟！是我小心眼儿，玻璃心，斤斤计较，小肚鸡肠，所以，坚持而固执地叫他大歪。因为，其实原本，姜俊伟是我的老

【校园篇】
语已尽，情未了，
别泪临晴晓

乡，是我的中学校友，是我从小到大毫无生气的少女生涯中唯一的亮色，是我无数次对月兴叹的憧憬对象。

我曾经在十四岁的时候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偷偷潜入学校，敲碎玻璃，把贴在橱窗栏里的，他在运动场上驰骋的“玉照”偷出来，藏在被子里，打着手电筒，一遍又一遍地“瞻仰”。

我曾经在十五岁生日那天，从冰箱里偷出一瓶大伯珍藏的香槟，斟满我的酒杯，佯装他就坐在对面，对着月亮，微笑地对着空空的空气说一句：“Cheers！”然后，伤风悲秋，感时应月，顺理成章地潸然泪下。

我曾经还在十六岁的时候，偷偷地抽出一张粉色的信纸，写上一句自以为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但其实本质上当然是全然不知所云的句子：“当你听到花开的声音，请相信，那是一个爱你的人对你爱的告白！”然后，第二天一大早便匆匆起身赶往学校，第一个赶到邻班的教室里，把字条偷偷塞在了他的抽屉里。

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发现了那张字条，当然，曾经一度夜不能寐地希望他发现，后来，长大了之后，却又十分庆幸这个答案应该是“否”。

我就这样，小心翼翼地，居心叵测地一直躲在暗处覬覦着他，窥探着他，一直窥探了长达五年之久，才终于赢来了打破僵局时刻——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同他考到了同一座城市，同一所学校，我们要一起到北方上大学。

还记得我掏出手机，终于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时，那种惶惑羞愧到想立即遁地逃跑却又隐隐兴奋的复杂心情；还记得那震荡在空气里仿佛歪掉的五线谱一般苍白颤抖的声音——

“喂——”

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：“你，可不可以，跟我搭伴，一起到……北京去？”

他在电话那头轻松地笑：“嗯！我已经订好了机票，是六号的。还有，你是谁？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我早该想到的，他会坐飞机。

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，他家境优渥，在四乡八里远近闻名。

而我，虽然也在心底里沉淀着许许多多灿烂甜蜜的记忆，虽然也曾有过锦衣玉食，颐指气使，骄傲得近乎刁蛮的“小公主”生涯，但这种幸福，却最终随着十二岁那年，爸爸妈妈的双双移民而生生折断。

那一夜，吃过妈妈亲手烤制的生日蛋糕，爸爸把一本存折递给我，说：“西

西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，要照顾好自己……”

我默不作声地接过存折，心里酸得仿佛在坛子里浸蕴许久的泡菜，连冬日凛冽的北风都挡不住那种窒闷苦涩的气息，眼泪却一直储在眼眶里，固执地不肯落下。

第二天，我住进了学校，监护人也变成在邻近工厂工作的大伯。

存折里是爸爸妈妈全部的积蓄。他们没有叮嘱我要节约用钱，因为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，第二年便会接我出去。可惜，一年后，我并没有看到他们。再然后……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我便习惯了每天睡前都拿出存折，把折子里显示的余款仔细地看上一遍，再看上一遍。

一年又一年，现实的窘迫早已压低了我高昂的头颅，让我学会节衣缩食，精打细算。我去北方读书，当然，必定是坐火车的，而且，肯定是硬座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乘火车上大学是一种最普遍，最正常不过的选择，并没有什么值得抱怨。只是，精心谋划许久的“同行计划”便这样脆弱而无奈地夭折了。

当我独自坐在黑夜的火车上，听着轮子摩擦轨道发出的轰隆声，看着黑黢黢的窗外，一片片远山模糊的暗影，多少还是感到了几分快快不乐，怅然若失。

经过一夜颠簸，终于到达了北京西客站。

我懒洋洋地站起，揉了揉眼睛，伸伸懒腰，提着行李，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拥到站口，按照一个师姐事先的叮嘱，戴上特制的小红帽，目光四下梭巡，在密密麻麻的各色接人招牌中寻找“康宜市”字样，想不到，刚在一个白底的牌子上锁定了目标，迎头就看到了姜俊伟。

他热情地跨过无数人，直直朝我走来，接过我的行李，爽快地说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以后有事，找咱老乡会啊！”

他可真是个人来熟，刚到北京便混进了老乡会。

嗯，好吧！这个并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那个画面，就是那个我期待许久，憧憬许久，王子与公主并肩前行的旖旎画面，就这样，不经意间，活生生地上演。

他拖着我的箱子，带着笑容，大步向前。

我努力跟上他的步伐，心中那团粉红色的小花朵啊！就仿佛秋天里的麦浪，一层一层翻开，一层一层铺展，一层一层叠加，层层叠叠，无边无际……

另外一个同乡赶上来了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哟！这不是鲁西吗？”

他侧身一笑，对我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鲁西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咱们好像是校友！”

他的笑容依旧如阳光般和煦灿烂，只是，对上这笑容，一瞬间，我的心头竟然遏制不住地生出一丝淡淡苦涩的微凉。

我暗恋了他五年，直到此刻，他才终于把我的名字同我本人对上号。

郁积多年不为人知的心酸一瞬间涌上来，不知不觉便在心底化作了一柄自我保护的尖锐的利矛。

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仰头，装出一副迷茫的模样，问他：“你确定你是从康辉中学走出来的？为何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？！”

他看我一眼，似乎有些惊讶，随即微微一笑，继续拖着我的箱子前行，不再说话。

我发誓，我真的曾经在心里憧憬过一万次这样“意外相逢”的场景，为此，精心准备过十万句优美的对白，没想到，临到头来，终究只是说出这样一句幼稚笨拙伤感情的话。

我为自己的失败表现大为恼火，也不说话，到了“迎新车”前，几乎是抢夺般从他手里愤愤地夺过箱子，头也不回地跳上了车。

直到车子驶动了很久，我才终于小心翼翼地揭开车帘，偷偷回望一眼，但见一片人流如织，车流如潮……

只是，终究就这样认识了。有了老乡这层关系，在一起吃过饭，唱过歌，互留了电话，便认识了！

我想，认识就好办了！我们终究会从相识，到相知，总有一天……会相爱的吧？

吃过晚饭，明兰和她的大歪出去约会了，而刚刚约会回来的章灵娟，正盘腿坐在床上，第一千零一次把硬币抛向空中，苦恼地问我：“我究竟该选哪一个？”

这些可恶而富足的人，从来无视我一贫如洗的感受。

我看着她左右为难的表情，无语凝噎，捧起一本书，默默地凝视着窗外的圆月，有些无奈地想，看样子，“马太效应”还果真是无处不在啊！

我亲爱的章灵娟同学每周一、三、五同一个男生约会，然后，二、四、六再同另外一个男生约会，两个男生争相邀宠，让她陷入了选择难题，而另一方面，可怜的区区小女子在下，却只能每天独守空闺，望月兴叹。

明兰曾经在一次我熬夜练听力练到崩溃的时候，一把扯掉了我的耳塞，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耳提面命，说：“鲁西同学，你太好强了，会吓坏男生哦！”

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地抓住她的手，用一种朦胧而深情眼神，专注地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那么……女生呢？”

她立即被我灼热的眼神给烫伤了，匆匆抽出手，把耳塞扔还我，猛咳几声，说：“大姐你继续！”

我得意地一笑，撑着眼皮，坚持听完了两场英文演说，确认听懂了每一句话，终于放松地躺倒，头沾上枕头，却奇异地开始清醒起来。

生活啊！未来啊！工作啊！爱情啊……

是的！我承认，我好强，我把大学当高中上。我同时做着好几份兼职，依然每天坚持晨练，朗读，泡图书馆。

因为，许多熟识的人经常一脸艳羡地说：“鲁西！听说你爸妈在美国很风光啊！”

我“哦”地应一声，堆着满脸的笑，手指下意识地紧紧捂住外衣上的口袋，心里极端清楚里面空空如也，窘迫和尴尬的情绪不断上涌。

每次打电话回来，爸爸妈妈总是说，这次忙生意，忘记了，下次一定给我寄钱，无奈，下次复下次，他们一次也没有当真记起来。

大伯和大伯母都是和善的老实人，加之我平日住校，真正“回家”的时间也不多，所以，并没有什么传说中的“虐待侄女”事件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，他们夫妇只是普通工人，生活负担很重。偶尔，大伯母也会问一句：“鲁西！需不需要给你一点儿零花钱？”

我笑一笑，说：“不用！”随即记起今天是交钱的日子，赶紧跑到门外的自助银行提取几百元伙食费，恭恭敬敬地交给大伯母。

大伯母一边推托，一边接过钱，嘴里还啧啧感叹：“你妈前天来电话，说生意越做越大，整天忙得脚不落地，等你大学毕业就接你过去帮忙。你呀，还真是有福气！”

我点头，微笑，缩在衣袖里的双手止不住地簌簌颤抖。

大一上学期，缴完全部费用，取出一个月的生活费之后，我打开存折，上面已经只剩下一个单薄得令人心惊的数字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应该并且也只能够依靠自己。

我闲时帮人做一些英语翻译，周末会到商场去做促销，因为成绩拔尖的关系，偶尔也会受到学院老师的青睐，帮着教授们跑跑腿，打打杂，加上每年获得的奖学金，日子总能凑合过去。

我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，一定要到美国去，去看看那块土地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让父母流连忘返。

屈指算来，我已经有将近九年的时间没有见过他们。他们难道……都不会想我的吗？

好吧！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怎么喜爱的女孩子，没有男生追求也该是十分正常

的吧？！

我抬头望月，月光仿佛一双温柔的手，轻抚我的脸颊。

九年来，我的身边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，聚散离合的事，唯有它——不管我何时何地地向它求助，它总是一贯温柔！

我对着月亮眨了眨眼，握拳告诉自己：“鲁西！没人喜爱，就自己爱自己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在月光大神的抚慰下，我的精神胜利法瞬间生效，奋斗的力量充斥全身的细胞。于是，我转头，对着章灵娟微笑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娟娟！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两个男生都配不上你。”

章灵娟喜上眉梢，如释重负，问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先陪他们两个玩玩，将来找个更好的？”

我不置可否，看着她，嘿嘿地笑了一声。

上帝原谅我，我念的是心理学，目前……刚上大三。

“一个男人养了一头猪，特烦它，就想把它给扔了，但是这头猪认得回家的路，扔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。某日，这人驾着车子准备再次弃猪，当晚打电话给他的妻子问：‘猪回去了吗？’他妻子接电话，说：‘回来了！’男人非常气愤，大吼道：‘快让它接电话，我迷路了！’”

茶室里，我表情严肃，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刚刚从网上看来的笑话，话落，就听到李教授一阵仰天大笑，笑得无法停下来。

而另外一个男子金光，想笑又不好意思，勉强忍耐着，却终究有些撑不住，只好转过背去，勉强忍笑。

好不容易歇下来，金光表扬我，说：“小姑娘很有意思！”

我偷偷看了一眼李教授，见他面带微笑，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稍稍安心。

李教授是心理学和医学“双料”海归博士，拥有心理治疗执业资格，刚四十出头便写了很多本具有影响力的专著，兼着我市心理学学会副会长，是我们学院年富力强，广受好评的学者，据小道消息称，年内有望补缺，升任我院院长。

上学期，我听了李教授一个有关恐惧症实例研究方面的讲座，并自告奋勇跳到台上充当小白鼠，接受李教授的现场测试，结果，出乎意料地受到他的青睐，有幸被点了几次名，跟随李教授进行一些临床实践。

这一次，李教授告诉我，约见的是一位梁先生，具体情形却没有详说。

我们到达约见的茶室，却没有见到梁先生，只见到梁先生的特助金光。

金光约莫二十七八岁年纪，穿着笔挺的西服，戴着眼镜，皮肤白皙，笑容十分

温和干净，早早儿便候在茶室门口，说梁先生临出门前遇到一件必须亲自料理的急事，无法赶过来，然后一再道歉。

李教授性格好，连说没事，带着我落座喝茶。结果，在茶室里坐了两个小时，那位梁先生始终没有出现，大家聊天又渐渐陷入了僵局，我迫不得已跳出来，给大家讲网上看来的笑话。

还好，讲了几个笑话，气氛似乎缓过来了，李教授便又开始和金光聊天。

金光很着急，进进出出了很多回，最后，终于还是忍不住给梁先生打电话。我就听着他在电话这头不停地说：“好！知道了！明白！请您放心……哦！是的，鲁西小姐也过来了！”随后还扫了我一眼。

那位梁先生居然知道李教授会带我来？我正喝水，隐约听到这句话，对上金光的眼神，差点儿被呛到。

金光放下电话，走到身边，对李教授说：“那段路出了交通事故，封路了，梁先生正从另外一边赶过来，请教授见谅。”

李教授温和地一笑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！”跟着转头问我，“鲁西你没什么急事吧？”

我笑，恭敬地说：“没有！谢谢老师。”闲聊了几句，又看着金光，嘴闲闲地说，“这年月，大家都喜欢称呼某监，某总，你们老板叫先生，比较特别。”

金光笑笑，说：“因为梁先生还很年轻嘛！而且梁先生祖上中过状元，是书香之家。”

我点头，微笑，心想，这位梁先生家世好，又年轻，仿佛事业上也十分顺利，在同龄人中，该是个金光闪闪的顶尖人物了，不知因为何事，居然委托李教授进行心理治疗，可见很大程度上，幸福真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受，非物质能衡量。

我看李教授似乎不想说话了，便竭尽所能，天南海北地拉着金光聊天，结果，又等了半个小时，梁先生还是没有来，倒是明兰，隔五分钟就发一条短信过来，催得很急。

金光善于察言观色，体恤地又问我一遍：“鲁小姐有事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随后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，摁了关机键。

明兰是我的好姐妹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绝对不会放她鸽子。只是，今天这个聚会，真的，我从一开始就特想参加，现在又被这位号称出身书香之家的“梁先生”挑起了兴趣，更加不急于离开，于是，我又兴致勃勃地拉着金光说开了笑话。

“咱们院，有个女生叫刘芸。一次，别班的同学给她捎来一封信。信封上她的‘芸’字中下半部‘云’上面一横，由于写得太潦草，横变成点。那同学拿着信就在我们楼道里叫：‘刘芒，谁叫刘芒，有你一封信……’结果，一楼道的人都跑出来看流氓……”